



論語象義

二

1674
2



口仁12
1674
卷2

論語象義卷之二

日本 東讚 三野元密伯慎 著

八佾第三

此篇總論禮樂之興廢也。古之制學而後就于官政，小事大事，和於禮樂而行之，故次學而以為政。次為政，以此篇此所以合三篇為一列也。此篇凡二十四章，齋夫子嘗作註解，其義精密深奧，猶如舉一隅反三隅，而傳寫所歷，間有難讀者，今不敢改之，仍舊文傳于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此稱孔子者，尊八佾舞是天子之樂，故稱孔子也。既云季氏，又云於庭，皆微之之辭也。又尊天子之



樂而微季氏也凡云謂者皆私辭也其如謂韶武謂公治長南容之類是也其云謂曰者私而公之之辭也如子謂仲弓曰子謂顏淵曰之類是也此云謂而用私辭者禮居此邦不譏其大夫今孔子有譏於季氏故用私辭示其義也是者斥八佾舞也孰者誰何之甚辭也言八佾舞者天子之廟樂也故孔子私謂季氏八佾舞於私廟之庭云天子之廟樂是且為可忍而僭之也公侯人君之禮孰不為可忍而僭之也謂忍於其君以為已則無所不僭也而云孰者亦不語亂也此譏之以禮又不語亂欲季氏之聞之改其過也八佾舞列也天子用八人諸侯用六人大夫用四人士用二人春秋經曰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羽者舞者之所執也既云六羽是六人所執羽也故左氏傳謂之羽數也又曰六羽六佾也然則天子諸侯大夫士用八人以下可知也舞者聖人寓德容者也後世註左氏者以八八六十四人六八四十八人為說若數十人執羽舞之則雜然亂列德容終不可觀非聖

人所以制舞之意矣學者察諸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斥季孫孟孫叔孫也者者微之之辭也奚者何之易辭也非咎之辭自疑之辭也雍者天子宗廟之微歌也詩見于周頌此夫子非譏三家詩有斷章取義假問於三家而求益也故不用私辭書子曰也言三家者歌雍詩以徹其家廟時祭之饌於是子曰雍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於三家之堂奚所取之也我未喻之然而三家為當有所取之也此以己為未喻之而以三家為當有所取之也亦禮居此邦不譏其大夫故也然味夫子之言有雍詩美大而以三家之堂為陋小之意故上文云者以微之以示其譏意也凡歌者在堂上舞者在中庭故上章云於庭而此云堂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之為德，已之有也。猶云：仁則已，已則智也。智亦然，故云：不仁不智，而不知無仁，無智。是以已德言與之也。其云：無仁無智，言先王以無仁作禮樂，詩書之教，使人不仁不智。同也。言先王以仁作禮樂，詩書之教，使仁制政事，人行之，然後成其仁。既成其仁，則以此仁禮樂，以致其大用也。禮者，將人行者也。樂者，將則人行情，則人可得而將也。人已處仁，以禮將其行，又以其禮將人，則人情可得而將也。若其人已處仁，而能以禮將人，則人情又得以將人。人情則將人，則人情可得而將也。若其人已處仁，而能以禮將人，則人情又得以將人。人情則將人，則人情可得而將也。若其人已處仁，而能以禮將人，則人情又得以將人。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林放魯人，於孔子胥附之也。胥附，人之以姓與字稱之，所以異於門人外之也。林放見下世俗之人，妄以禮為美觀，徒侈其用，以為是禮之未弊，不知長行也。先王制禮之本，當不在此。故問之也。夫知禮之本，則禮可行。可繼，可敬。可哀。故曰：大哉問也。士之所行之禮，三焉。一曰：吉禮。冠昏相見，鄉射，飲酒之類也。二曰：祭禮。三曰：喪禮。其祭禮屬吉禮，故此章禮與喪對說也。禮者，吉禮而祭禮在其中也。喪者，喪禮也。禮與禮與之，其奢寧儉，言禮財之用也。喪與之，其易也。寧戚，言禮與禮與之，此文猶云：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言禮與禮與之，其奢寧儉，與其易也。寧戚，言禮與禮與之，其奢寧儉，與其易也。

禮之本之類是也故孔子亦以行禮對之也言夫子對林放之問曰知禮之本則可行禮對之也言夫哀大哉問也汝勉行之禮於其用財其儉與奢俱用之也寧捨奢而取儉儉猶近節節者繼之本也於其行之其易與難俱行之也寧捨易而取難難猶近敬敬者難之本也喪於其用財其儉與奢俱用之也寧捨奢而取儉儉猶近節節者繼之本也於其行之其戚與易俱行之也寧捨易而取戚戚猶近哀哀者喪之本也此先王制禮之本在可行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陋小之名也諸夏中國也中國禮樂之國故稱夏也夏大也對夷狄之陋小故曰夏也亡存之反也此章明先王制禮之本在尊其君也言諸夏之所以為諸夏者在禮樂以尊其君也今其君雖存在而視之猶亡也謂不義之甚不知禮樂之本也本而自陷不義故曰夷狄之有君雖其國無禮樂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猶知尊其君則不如諸夏有禮樂之國其君雖存在而視之猶亡也謂不義之甚不知禮樂之本也者魯之望也凡謂己之私意非公之於人人則云謂某曰也弗者不聲之不平也者平辭也曾猶乃也層抑之辭也此時季氏將旅未旅冉有來告孔子林放在坐先問禮之本而冉有與聞之既而林放去冉有因告孔子以季氏將旅於泰山故稱季氏旅於泰山以成其終始也孔子非仕季氏亦非季氏所問故孔子以私意告冉有曰此非輕事汝弗能救其陷不義與不平其聲所以勵冉有救之也而冉有作平辭對曰不能也孔子勵進冉有曰能者不用力於救之也於是孔子勵進冉有曰嗚

呼可憐哉。陷不義且陷不智也。汝既為季氏宰，季氏之失禮，汝之失禮也。而汝為此言，汝心曾謂泰山之明神不如林放輩而享彼侈僭之禮乎？當為此事，若謂泰山纔如林放，則林放已譏侈僭之禮，泰山之明神不享可知也。不當為此事，若為此事，一則慢其明神而不享於明神也。二則陷不義之僭禮，以犯其上也。三則己與季氏俱為不智也。四則使季氏不得有為於國也。五則使己不得有為於季氏也。嗚呼可憐哉！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此孔子之言，使冉有忠於季氏，使季氏不犯其上，又已處不譏其大夫之禮，又其言足以興禮樂，是一語也。而有此四德，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右第六章為一段。先王制作禮樂，審尊卑貴賤上下內外之別，使人由之而行之，所以置第一章第二章也。雖審尊卑貴賤上下內外之別，使人由之而行之，非君子脩仁而將禮樂，則不能所

以置第三章也。又先王制禮，其本在可行可繼可敬可哀，所以置第四章也。又先王制禮，以尊君父為本，所以置第五章也。而禮之本原出於天，則明神皆知其本焉，所以置第六章也。一段總明禮樂之本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凡脩禮樂，以成其德，而及其行之，又文之以禮樂。君子之道也。君子無所爭，謂於政事人事也。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謂行其禮也。射之爭，謂以勝負飲酒也。言君子之於政事，又於人事，終無所爭也。然必求其所爭也，其唯射乎。除此之外，無有所爭也。文之以揖讓，以歸之於無所爭，則其爭亦即君子也。夫君子以無所爭，以行其政事，人事而處其已，於是又行其禮樂，以教其揖讓，因將之。

以其仁則使下民俗化之無所爭訟由此道也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又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皆謂此道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

好口輔謂之倩也白黑分謂之盼也絢絢爛也詩言婦人質有巧笑之倩美目之盼而紅粉以為粧則其美愈益可觀猶如繪事先布丹青然後以素分界其間則其文章愈益絢爛可觀也子夏誦此詩既思而有得矣但素以為絢之義未的審之故先問此義而後將以質其所得故曰何謂也考工記曰凡畫績之事後素功謂繪事所以絢爛素為之也故夫子對子夏所問曰繪事後素也子夏既

得其所以問不違己之所見故遂質其所得曰政事後禮猶繪事後素乎何謂後禮曰以君子之行事言之則因人情之美成之以忠恕猶如巧笑之倩制其行也以制政事言之則取人情之美成之以忠恕猶如巧笑之倩使其各得其條理猶如美目之盼而後以禮節制其行也

論語

卷之三

六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能者纔堪之辭也。杞宋不足徵者言其國家漸衰而文獻俱無可徵也。禮謂常禮也。常禮如冠昏相見鄉射飲酒聘食饗燕喪祭之類是也。文謂典禮也。典禮制度之禮也。獻者以德行之其典禮常禮而用之之人也。與賢小異。賢以德言之。獻以文言之。詩書皆然。能言之者謙辭也。凡禮言之。易行之難。故以能言之而謙也。凡禮以此徵彼。易為此徵。難故以言之而謙也。言夏之常禮。吾纔堪言之。將言之。而行夏禮之祀。漸已衰小。不足以為徵也。殷之常禮。吾纔堪言之。則將言之。而行殷禮之宋。漸已衰小。不足以為徵也。夫杞宋之漸已衰小。不足以為徵者。其典禮漸微而不足。又行典禮常禮之人。亦微而德不足。故杞宋漸既至此。衰小也。若典禮獻人俱足。則杞宋猶隆盛也。杞宋隆盛。則吾能言其常禮。以徵之於其典禮與獻人之所行禮也。此章夫子明行禮之道也。其意言行禮之道。典禮

以動為用。常禮以靜為用。而典禮與常禮其道則犬牙相錯。常禮可以活典禮。典禮可以活常禮。譬如經緯兩者不可相離者也。二者雖備。苟非獻人以德而行之。則不能為其徵。無徵則人民不信之。三者而後可得而興。起禮樂也。其意又言國家之禮。既已隆盛。則獻人興之。獻人興之。則國家隨而隆盛也。其意又言君子行禮之道。其言不可無徵。言無徵。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也。此三者皆語行禮之道也。聖人之言深矣。遠矣。不可不察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禘者三年大祭之名也天子諸侯皆有其祭之
 本明天命而信之者也天子祭上帝於祖廟以
 祖配之而群昭群穆以次祭之其祭之義天子以
 天下為家也諸侯以國為家也五禮天子以
 行之於天下與此一國行政事以仁制事業以義皆
 謂之於天命也此天命以道天時天行天變而
 三年一歲以歸之神於上帝所以明禘也故禘也
 者以上帝為鬼神祭之故曰禘也禘也者審諦也
 穆昭也故天子之禘取以上帝為鬼神祭之而審
 其昭穆以明天命而行之也諸侯之禘取審諦其
 昭穆以明承上帝天命而行之也故天子諸侯皆
 有禘祭以明承上帝天命也諸侯唯魯以周公之
 上帝於大廟以周公配之是以周公為聖人之禮
 也禮聖人代天言之代天作之故聖人獨得配上
 帝而祭之也魯之禘禮自既灌而往與聖人制禮
 之本志相失者多然處其國不敢議其禮樂故曰
 吾不欲觀之矣亦古之禮也先王制作天地宗廟
 之禮使人民皆得觀之故易曰大觀在上下觀而

化之是也故觀亦禮之用也孔子既說禘灌之後
 不欲觀之而或人在坐因問禘之說也說者意謂
 也示者觀示也指示也不知者禮之於民之用也
 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知而不知者君
 子以禮蒞衆用晦也故孔子對曰君子以蒞衆用
 明也或人問禘之說孔子對曰觀其禮則不欲之
 矣於其說則不知也然其視而禮至大能知其說而
 堪行者之於天下也其視而禮至大能知其說而
 於掌上而觀之天下也其視而禮至大能知其說而
 不能知其說者是其欲使人禘之說者非致其德則
 說也然而既勉致其德以自知其說亦不出於此
 於天下使其了然如置之于掌上而其說亦不出於此
 即禘之說也天子諸侯既行五典五禮五服以仁
 行政事以仁制事業以義行五典五禮五服以仁
 天命將之以仁制事業以義行五典五禮五服以仁
 家之人於天行道其禘祀降上帝於下土以就夫
 命事則天下國家之人猶如悉皆了然的知天子諸
 侯之所行皆是天命也猶如悉皆了然的知天子諸

之夫聖人之言深矣遠矣云觀其禮則不欲之矣於其說則不知也而使或人思而得之則或人自而知禮之於民其用在使下之不知不識觀而感之感而化之也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則或人思而得之乃知而不知者君子行禮之大用也故易曰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也又云非有其德不能知禘之說則使或人勉致其德以自中其說是一言以成或人之德也故使或人能思而得之則知禮之觀也知民之不知也知君子之知而不知也知禘之說知行禘祀之所本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吾者內之之辭也祭如在者古經之言也專說制也而專說行祭禮之意也祭神如神在者蒐輯者釋經之言也祭如不祭者孔子自說祭其宗廟之意也此將明天神地祇宗廟祭祀之禮萬人觀感之孚也而天神地祇之禮天子諸侯之事守也君子思不出其

位而孔子未得其位故終不說事天神地祇之意獨有說事其宗廟致誠敬之意者故蒐輯者先取古經之言而釋之又接之以孔子之言以明萬人觀感之義也此言天神地祇之祭及宗廟之事行之能致萬人觀感之孚者其禮得三道焉先王制作天神地祇宗廟之祭禮以如見其鬼神祇於此為意以制作其禮亦此其一也道也及其行其禮之人則以敬執其禮事亦以如見其鬼神祇於此此其二道也以奉天神地祇宗廟之祭事自以為已事天子諸侯奉天神地祇宗廟之祭事本為生成萬民而自以為已事則是生成萬民而為已事也

以生成萬民而為已事則是生成萬民而為已事也

三道也夫天子諸侯得此三道以奉天神地祇宗廟之祭事以大觀天下則萬民顯然感而孚之一則使萬民敬鬼神祇皆謂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二則使萬民皆貴於其事與利必以其義也三則使萬民皆處禮之中正也易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

觀而化也。此之謂也。此仁人以誠敬而顯其微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王孫賈衛大夫，當塗者也。獲者，探弋而取之也。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當時世俗有此言，故王孫賈引而諷之也。王孫賈將諷孔子，故意作此問曰：世俗之言云：其媚於奧與竈俱，是為媚也。俱是為媚，則寧舍奧而取竈者，此言何謂也？將使孔子云：竈當塗用事，故舍奧而取竈矣。奧有常尊而不用事，竈雖不尊而當塗用事，奧以喻君，竈以喻執政也。執政即已也，故孔子為不知諷意者對之曰：世俗之言，不然也。奧尊竈卑，天之定義也。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以利言之也。以利為之，故意失於天之定義，則我自探弋而取罪於天也。我自探弋而取罪於天，則是自作孽也。自作孽以招天禍，則雖與

竈而無所禱也。孔子以此對王孫賈也。使之一則知鬼神祗皆是為天之諸屬，若我失於天，則不可獲於鬼神祗也。得於天，則雖不禱於鬼神祗，而鬼神祗助之也。何以得於天，盡人之道，即所以得於天也。使之二則知自作孽以招天禍，則無所禱於鬼神祗，而不可道也。使之三則知君子之道不可援於君，不可引於臣，必盡人之道，以待命於天也。若反此道，以利為之，而外其義，則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使之下四則知天地祗所為者利也。取此利，必以其義，用此物，必以其仁。此謂天之命也。若反此道，以利為之，而外其義，則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右六章為一段，凡禮之所化，以讓為大，所以置第一章也。禮之見行，制事於人情，則見行焉。所以置第二章也。禮之必見行，文獻足而後必見行焉。所以置第三章也。禮之大統，為禘之禮，其大用在觀，又在不知知焉。所以置第四章也。禮之大用在觀，又在不知知，其觀感之孚，出於上之誠

敬矣所以置第五章也凡禮其本原出於天無禮無義獲罪於天則無所禱矣所以置第六章也前段明禮之本後段明禮之所以見行合前後為大段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此孔子語聖人制作典禮樂之方也監監視也為之防然其制度曲防皆寓之於典禮樂之中使人不見其制度曲防而惟觀典禮樂郁郁乎文而已聖人何以貴文乎所以致觀之乎也一則使君子感以致其德也二則使萬民觀感而化之也三則使其君尊嚴而神也四則使其制度曲防永世不弛也此聖人所以寓其制度曲防於典禮樂之中以為德術也夫夏殷二代之禮非云不備其典禮樂與制度曲防岐為二途者有之至於周家則皆寓其制度曲防於典禮樂之中上可以成天下國家下可以成後世君子故孔子曰

吾從周也從者擇之之辭也乎哉皆觀感美之辭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鄒人之子以孔子為少而不足之辭也大廟者大祖之廟也一國之典禮樂皆自大廟而出焉此禮樂之大宗也故其後嗣人君及臣子之於大廟也其禮以君與父與師之道奉之此先王所制一國大廟之禮也故天子之清廟有君父師之道於天下也夫臣子之於君父不可質問其疑事而子弟之於師疑事可得問之也夫臣子之於君父可以謹恪執其事而子弟之於師前不可以知禮自處也故仲尼始入魯大廟每事必問之於舊人而為之此以臣子弟之禮自處其事也先王之制大廟有君父及師之道也而每事問而為之者臣子子弟之禮也而仲尼始為之故或人譏之也夫

君子之於禮無所爭又必成其人故或人以孔子為少而不足以譏非之孔子不問其所譏非之是無所爭也又或以或人為其不問之故以禮為非禮曰入大廟每事問即是禮也思則自得其為禮也禮也者斥其事喻之之辭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主皮謂貫皮也中皮也為力謂以射為力事也科者制辭也制科以法令行之者也云不同科而射以教化行之者欲明武力之射以法令行之者也言禮射以射為力事也禮射不主貫皮不主中皮而主其和與副之辭也禮射不主貫皮不主中皮而主其和於禮樂而中也何則教化之道不貴力也故孔子不語力也以射為力事各有其制科而為之以法令行之不與禮射同其道是禮射與力射雖殊其

途然而及其行之則以禮射為上而力射為下又引其力射而歸之於禮射之教化而止此禮射力射雖殊其途而其終皆歸之教化而由之故曰古之道也此謂以教化為表而藏武力於背也夫道也者顯然由之也故歸力射於禮射以此之故也力射謂田蒐軍社之事之類也蓋孔子見當時行禮射者主貫皮中皮而失禮射主和於禮樂而中禮射者大有害於禮道故發此言以正今之失而明古之射道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

告朔之禮父子之道也祭祀之禮合君與父之道也父子之道主親忠故其饌餼之餼也者餽禮也君父之道主嚴而文故其饌皆於宗廟為之也告朔猶父在子朝朝朝暮夕也餼羊所餽之禮以羊故

此云餼羊下云其禮必餽其禮者孝養之道也故告朔之禮私也祭祀之禮公也天子諸侯皆用羊取養之義也凡告朔之禮君臣皆皮弁素積假於大廟既設筵几饌餼羊然後告朔而受曆次至於三廟又設筵几饌餼羊但以月朔告之猶朝朝暮夕之義次至於禘廟其義如三廟之禮也事已畢遂出禘廟之廟門外應門之內君南面而立以聽朔政又以頒月朔於內外官吏此謂之朝廟也此告朔之大槩也告朔之禮本餽其禮蓋於此時君不親告朔於廟獨餽其禮也是失告朔之本義而存其禮物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也愛惜也夫羊禮之物也禮之財也告朔禮之名也餼羊禮之事也又告朔禮之本也餼羊禮之末也而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有四義君子見其禮之末而思求其禮之全則無禮之不可知是其一也君子見其物見其財聞其名聞其事而思求其禮則無禮之不可知是其二也此二道者教君子學禮之方也而聖人之求遺禮者蓋亦不出於此

也君子唯於行禮也不愛其財不愛其物夫然故萬民貧而樂之富而好用其財物於禮是其三也君子之所以不愛其羊而愛其禮者其忠信厚於愛人成人故也是其四也此二道者君子欲行禮樂於國家者非以此二道則不能活用禮樂以致其大用故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亦所以教君子行禮樂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此章似可云事君盡禮則人以為諂也而不云則者欲明事君盡禮固臣下當然之事而不顧人言也凡云則者為此而取彼之辭也此章若云則則其義猶云事君盡禮則人以為諂也然則行禮者當以其時消息也故此章不云則但云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其言如怪之者而不用斷語所以示行禮者以不爭爲尚也言事君盡禮固臣下之所當必爲者也而人以為諂也是人之非也我當盡

其禮而不顧人之言也。孔子言此者，其義有三焉。一則明君子之行禮，不以人言消息其禮，必謹奉其禮而行之也。二則明君子之事君，而致其忠者，必將其忠以禮也。三則明君子之行禮，教民不爭者也。若爭而行禮，則如不行禮也。然矣，失行禮之本意故也。

右五章為一段，夫子之盛德，已至論三代制度焉，所以置第一章也。周道已衰，人無知大廟之禮者，唯夫子知而行之，所以置第二章也。又人無辨禮射力射者，唯夫子能辨之，所以置第三章也。又告朔之禮將廢，唯夫子能匡之，所以置第四章也。又以禮事君，人以為諂，唯夫子不顧人言而行之，所以置第五章也。一段總明世衰道微，人無知禮樂者，唯夫子能知禮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凡邦君於異邦，以國與謚言之，於魯邦獨以謚言之，不以國舉之。內外之辭也，他皆微此，稱孔子者，君臣之辭也。定公問曰：君使臣，為之如何？臣事君，為之如何？其當為之，而不可強之於人也。然則定公之所問，其意在云：君使臣為之如何，則臣事君以忠為之如何也。而云：君使臣為之如何，則臣事君以忠為之如何，則是術而非德言也。以已制人，故也。若云：君使臣為之如何，非辨此德言之人，此輯論語者，以其所為也。定公非辨此德言之人，此輯論語者，以臣成君之美也。亦成仲尼之志也。成君之美者，其道在達君之志，而我將之，以成其美也。若沒君子之志，而別表其美，則飾言也，非君子之言也。故君子成君之美，在下以君之志而成其美也。成仲尼之志者，亦成君之美也。故以臣成君之美，而成仲尼之志者，此所謂仁者能成人之志者也。使人汎然觀之，則若君臣各問其所為，是為君子之言也。而細

玩其辭則見君使臣為之如何則臣事君以忠為之如何意是為君子之實也故蒐輯者以此作辭者成此三道也一曰君子成人之美也二曰明以臣行君事之道也三曰仁者成人之志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言人君不問臣下之以禮與否獨克己以禮而使其臣則臣事君以忠也此似云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而不云則者一則明君自脩其禮臣脩其忠則此各貴其德而不以己制人此君子忠信之道也二則明使臣不責禮於君而曰雖君無禮而已不可不忠也三則明人君取臣以忠而不責備其禮此教人君以寬也故不云則也而事君盡禮人臣之道也然若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禮者則此使人君不脩其身而責臣以禮此苛察之所起也故不云臣事君以禮也夫定公問君使臣為之如何則臣事君以忠為之如何此以術問之也而孔子對之以君自崇其禮臣自崇其忠此脩己而不責人君子之道也而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德術存其中君子之

實也故孔子之對其成君道者二焉其成臣道者三焉其成君道者一曰教人君克己崇德以成其德術也其二曰臣之事君雖不以德命之而臣將之以禮以成其命也三曰臣之事君雖使之不以禮而臣事君以忠將其忠必以禮也故此章孔子自處其禮對之以忠與禮而蒐輯者於上章舉臣事君必以禮皆明此意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此章明三義也。一明取於詩之方也。二明化民成俗之道也。三明聲樂之中正也。樂而不淫。取之於辭。則關雎首章及第三章是也。哀而不傷。關雎第二章是也。取之於樂聲。則其聲和暢。而不出法聲之外。是樂而不淫也。其聲哀婉。而不傷細。是哀而不傷也。取之於風俗。則上之風化已行。以成其俗。

然後此風詩起焉。是其俗之已成也。味其文義。樂而不淫。主辭而言之。而聲在其中也。哀而不傷。主聲而。又舉化民成俗之道也。其舉關雎。示取於詩之方也。又舉化民成俗之道也。其明聲樂之中正者。關雎之和暢而哀婉。哀婉而和暢。其哀婉者。不至於傷細。其和暢者。不出於荒。彼危怒之聲。此正樂之造於中正者也。學者於此。取聲樂。則知聲之中正也。其明取於詩之方者。關雎詩之始也。舉詩之始者。示學者取三百篇。每篇皆然也。凡學詩之道。於其三百篇。每篇皆就其辭與聲。以求其情之所。在。而總之於一途。譬如汝墳。勤而不懼。騶虞。富而好禮。芣苢。無思無慮之類也。何以使人勤而不懼。其辭與聲。以觀其所起。以觀其終所歸。而知進退。張弛其政事。活用其禮樂。以成此德俗也。其明化民成俗之道者。關雎風俗之極也。故關雎者。教君子成俗之極也。化民之道。雖千轉萬變。而其於極致者。不出此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故化民之道。

以此為本為地。而出入損益。其政事禮樂。凡化民之道。民情有所和樂。而不得闕之。有所哀思。而不得闕之。若闕此二者。不決則溢。非持遠久之道也。故化民之道。就其所和樂。而導其和樂。使之不淫也。也。就其所哀思。而導其哀思。使之不傷也。何以為之。先治民之產。使之富且庶。又治民之獄訟。以忠信。無怨於其上。以禮樂成卿大夫之風。使之貧而樂。富而好禮。行其政事。以禮樂忠信之道。又行其法禁號令。以禮樂忠信之道。又聽民之獄訟。以禮樂忠信之道。又升民之產業。事業功役。以禮樂忠信之道。恒久此道。則使萬民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德俗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宰我名予魯人也凡君前臣不得以德伸故孔子之對君皆以姓與子稱之宰我有若不德伸以姓與字稱之也以別師與朋友是記者之禮也社者神地而祀也哀公以為社與宗廟等其尊而宗廟是祖宗之神其尊當然社獨何為而等其尊而祀之不知其謂故問之也宰我引夏殷周松拍栗之事而獨說以周人以粟之義以明社之用則引夏殷以松拍者以明社之體也故連引夏殷周以松拍栗以全社之用與體也凡國家之政事軍事法令事刑罰事食貨事皆其社之所管也故謂之社事也言哀公問宰我曰社者何為設而祀之手宰我對曰社者夏后氏植松以為社松者公也社即上帝之所官而於地祇在君道故亦稱后土也公亦君也殷人植拍以為社拍者伯也社於地祇有長伯之道故亦稱冢土也周人植粟以為社於地祇有長伯之社之所管政事軍事食貨事法令事刑罰事苟有犯之栗然嚴然無有所赦以此示民使民為戰栗周人將以此意示民故植粟以為社也凡社之所

管皆為事政故孔子舉成事遂事以事言之也刑罰亦社之所管故以谷言之也成事遂事之已就其成者也遂事事之成其六七而未終其二三者也其云子聞之曰者熟味文義孔子以宰我云使民戰栗為不可說之言曰此既往之事非所咎也然而使民戰栗之類成事遂事亦不可說不可諫者也凡既往之事皆不可咎此有害於事而有損於道不可不知也夫宰我之對之有二失焉一則失成君德之道也成之也則失成民德之道也孔子之言之非咎之也成之也一則明祀社使民戰栗之道自非夫不說成事不諫遂事不咎既往而以忠信成人處之則嚴社事而不能使民戰栗也二則明我說使民戰栗則使人君不勉崇德而以威力肅肅也若說使民戰栗則民不以社事為嚴而其心索然不出其心力也我說吾成事之謂則民以我為驚其忠又為文過也若說人之成事之惡則人以我為敗人而成己也若說人之成事之善則人以我為徒尚其口而無心處其實也我諫上之遂

事則以我為沮敗民之心力也若諫人之逐事則人以我為沮敗人之事而使人不能繼也若諫下之逐事則民以我為繫其智而沮敗下之逐事也我咎上之既往則以我為誹己不忠而使上難乎進善也若咎人之既往則人以我為害己不恕疏以惡之也若咎民之既往則民以我為使不在誨之以己制人而不勸於教化也此十二道者我大失忠信於人而大有害於道故君子於此十二道不可不知也

右三章為一段凡朝廷之事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為為政之本所以置第一章也凡社之用雖在庶官政事刑罰軍事朝廷之事先德教後威罰焉所以置第二章也凡德教事政其所為雖多其所期在導人情持永久之治焉所以中間置第二章也一段總明施政於朝廷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

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諡敬仲以字通者也器謂有為於天下國家之德術也德術有大小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謂君子脩詩書禮樂以致下有為於天下國家之德術固有之於己待時而出用之故曰器也三歸猶諸侯三官司徒司馬司空也謂之三歸者猶教事歸司徒軍事歸司馬土事歸司空而不以司徒司馬司空稱之者避諸侯之制也或人斥問管仲而孔子稱管氏者明稱管仲之器小者以有為於天下國家稱之而非以管仲家事躬行稱之也又明治其內而及外也焉得儉儉亦一大德也得之者亦足多也故曰焉得儉也

不云管仲而知禮、而云管氏而知禮者、一明不責人以難也、一明治其內而外也、有為於天下、國家以禮、是其難者也、治其家以禮、是其易者也、治家而及國、治國及諸侯、是治內而外者也、孰不知禮、既已云而、又云孰者、深辭也、其云小哉、亦深辭也、焉得儉焉者、猶淺辭也、是使或人自味其言、而知管仲之所以小者、適在不以禮與儉為天下國家、以禮為天下國家者、先治其家、既已治其家、而及其國、既已及其國、而及諸侯也、以儉為天下國家者、不如以禮者之善遠甚矣、然而儉亦一大德也、得其儉道、以為天下國家、亦足以為多也、使管仲得此儉道、以為天下國家、則此其所成、就者、既足以為多也、以儉為天下國家、則此其所成、其家得儉道、既已治其家、得儉道、而及其國、既已及其國、而及諸侯也、故皆稱管氏也、又舉管仲不知禮、必再謂亦者、以明禮道上可以兼下、而下不可以兼上、也、又以明己踐其禮、而後可匡正天下、邦君以禮、匡正天下、卿大夫士以禮也、而云管氏

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孔子微言、使管仲知禮、執以為德、術則不如此、其小小也、其微言之者、孔子自惜管仲之地事、而自道其志也、非管仲之功、而不許之也、故或人問以管仲、而孔子對以管氏、此不責人以難、則孔子不小小於管仲之功者、明矣、然云管仲之器小哉、以其施之於天下國家、執以為德、術者、謂小小也、德術有大小、而功有善否、故孔子不小小於管仲之功、而小於其所執之德術也、此章之義、深矣、微矣、然會此數義、以味其言、則管仲之功、可觀而孔子之所小可知也、夫管仲匡正天下、諸侯疆土、匡正天下、諸侯之官事、又匡正天下、諸侯之軍事、民事、以扞衛中夏之邦、而絕夷狄之侵陵、其功可謂大矣、然於其德禮也、小大出入、皆所不問也、獨執己之方畧、以為其德術、故其德澤之漸、不得遠久也、然其於所為者、非與聖人所為者、大有徑庭、但於聖人所為者、有本末大小耳、故孔子多管仲之功、而小其器也、故或人問管仲儉乎、孔子對以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也、言使

管仲處其儉德匡正天下諸侯之官事各得其儉德則亦足
 以多焉其器之所施之於天下諸侯而後為大也
 功亦大矣非云必施之於天下諸侯而後為大也
 施之於其家斯可也或人未達孔子之所言以為
 管仲必其備官或是知禮故也故問之也孔子對
 以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而邦君為兩君之好
 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
 言使管仲內處其禮而後匡正天下諸侯之官事
 以德禮又匡正天下諸侯之疆土軍事民事以禮
 禮又匡正天下諸侯之疆土軍事民事以禮
 士以禮禮則周召之治可復起而文武之道隆盛
 如此則德澤之流可以及於數百千年也然而亦管
 仲之功大矣非云必施之於天下諸侯而後為大
 也施之於其家斯可也嚮使管仲知禮則必不為
 樹塞門及有反玷其樹塞門及有反玷其所不知
 禮又其德術之所小者適在此也此孔子自道
 也故為微言使或人思得之亦所以成或人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起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者以忠誨告之使之為法則也魯大師者親而
 內之也釋所以語也其心云語魯大師樂者大師
 主樂之聲者也聲者樂之物也非樂之德故此為
 大師語之使之為法則語樂之物也非語樂之德
 也其者懸期之辭也知者微識之也雖不至聞樂
 聲之地雖不至制樂聲之地微識聞樂聲制樂聲
 之道可以懸期善否於今日也作起也從猶如八
 從之從也翕猶如翕然之翕也合而盛也純如八
 音克諧也皦如無相奪倫也繹如以成者謂樂聲
 之事全舉於此四如也而無復餘蘊也言魯大師
 者主樂之聲者也而魯者己父母之國也故孔子
 親而內之以樂聲之道以忠誨告之使之為法則
 曰樂聲之道雖不至聞樂聲之地雖不至制樂聲
 之地微識聞樂聲制樂聲之道則可以懸期其善

否於今日也。凡樂聲其始起時翕如也。翕如之中，既隨從之以純如也。純如之外，更無餘事。純如之中，既有皦如也。皦如之外，更無餘事。純如之中，如之中，皆有繹如也。繹如之外，更無餘事。以純如者，總舉樂聲之全體，則無有餘蘊也。故雖不至聞樂聲之地，可以徹識制樂聲之道也。此章凡四云也。聲之皆此，外更無餘事之辭也。凡約此章有四義：一曰，示聞八音樂聲之道也。二曰，示制八音樂聲之道也。三曰，示推之以知聞絃歌樂聲之道也。四曰，示推之以知制絃歌樂聲之道也。故此章不云子語魯大師曰，樂其可知也。必云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再云樂樂，以示凡樂聲之道，此外更無餘事，更無餘蘊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

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上四句有五義焉。一曰，先其官守也。二曰，成己之尚德也。三曰，成君子不輕絕人也。四曰，居謙而不失己之實也。五曰，君子以禮成人也。云下君子之至於斯也者，言吾有官守，縱令不得往見君子，而君子之幸至於斯也，安得不得見而已。此先其官守也。成己之尚德也，云吾未嘗不得見也者，言吾雖不能居知德之列，而未嘗為君子所斥，纔見之則已得之矣。此成君子不輕絕人也。居謙而不失己之實也，其云儀封人請見者，以明執禮而來也。從者，紹介見之於夫子者，此成儀封人執禮而來也。成儀封人也，失位曰喪也。將者，期將來之辭也。木鐸者，徇道路傳教令者也。故取夫子非作教令者，是傳教令者也。下四句有五義焉。一曰，君子愛人以德也。二曰，君子不責人。人以難也。三曰，君子畏天也。四曰，君子知天命也。五曰，君子成人之美也。儀封

知	管	不	子
礼	氏	撰	曰
孰	亦	焉	管
不	楸	得	仲
知	虞	儉	之
礼	門	子	器
	邦	曰	小
	君	然	我
	為	則	或
	兩	管	曰
	君	仲	管
	之	知	仲
	好	礼	儉
	有	身	身
	友	誤	小
	玷	為	誤
	管	知	為
	氏	礼	解
	亦	不	儉
	有	曰	器
	友	邦	曰
	玷	君	管
	管	楸	氏
	氏	虞	有
	而	門	三
			旦
			官
			吏

人言、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當不患其喪、而患於成其道也、此君子愛人以德也、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無有知德者、固其所也、二三子何患於喪也、此君子不責人、人以難也、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下將以夫子為木鐸、徇先王禮樂之道於道路、使天下與將來皆知先王禮樂之道也、不期之於百世、而期天下與將來、此不以己測天也、此所謂君子畏天也、夫子不得位而作禮樂、而失位獨傳先王禮樂之道於百世、其功彼與此均、故於此二者、皆無以為己患、此儀封人之知德也、此所謂君子知天命也、其云出曰者、成儀封人之知德也、我既成儀封人之知德、又明其知天命、此所謂君子成人之美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謂者、私言之也、言謂而不公言之者、先王之禮、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禮樂故也、善謂寓德行之善

於舞中也、美謂容觀之美也、盡善也者、十而十、皆得其善也、但未如盡美之為至也、故不能盡無所出入也、未盡善也者、十而九得其善、而其一未得其善也、故武其盡美為至、而善猶有所未盡也、故盡美皆曰矣、而盡善皆曰也、此章有二義、一則示學舞之道也、一則示制舞之道也、凡學舞之道、知舞之屈折者、非徒屈折以致其容觀之美也、舞之周旋者、非徒周旋以致其德之善也、以此二者舞、置其心於成己、則以盡容觀之美、以盡德行之善也、於五禮五典政事人事、莫不應而施、則學舞之美於舞中、何謂容觀之美、曰祀容穆穆、濟濟、軍容赫赫、明明、朝容皇皇、顯顯、學容肅肅、雝雝、禮容蹠蹠、濟濟、宮容申申、天容何謂德行之善、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故君子制事以禮也、制其忠信以樂也、制其容觀之美、德行之善、以舞也、能合三者、以為一途、而於五禮五典政事人事、莫不應而施、則舞之盡美盡善也、蒐輯者之意言、

使孔子制舞則必因韶之盡美之為至而又必因
盡其善之所未盡使韶必盡至美至善而無有所
加也又必因武之盡美之為至而又必因盡其善
之所未盡使武必盡至美至善而無有所加也此
蒐輯者之意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此章有四義也分為三事居上不寬一也為禮不
敬一也臨喪不哀一也此君子於人不責之以難
也此為一義也居上不寬事也為禮不敬臨喪不
哀禮也事與禮其言似不相次者明此三言相為
終始也猶云居上不寬則為禮雖敬臨喪雖哀吾
何以觀之哉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則居上雖寬吾
何以觀之哉此君子於己以難也此為二義也為
禮不敬臨喪不哀敬哀所謂教化之善也吾何以
觀之哉觀者美之觀也居上不寬事也是明嘉事
吉事文之以敬喪事文之以哀以致其美觀此制

禮之道亦盡美盡善也此為三義也居上不寬事
也為禮不敬臨喪不哀禮也吾何以觀之哉美之
觀也君子制事以禮與和以致其美觀此君子以
禮與和而制其事之道也此為四義也言居上而
寬是在其人為一大德亦足以觀之也為禮而敬
是在其人為一大德也臨喪而哀是在其人為一
大德也亦皆足以觀之也若居上不寬則其餘居
上所為之事吾何以觀之哉為禮不敬則凡為禮
之事吾何以觀之哉臨喪不哀則其餘治喪之事
吾何以觀之哉此君子於人不責之以難也君子
於己之道則不然也居上而寬因文其寬以禮故
御衆臨下文其寬以禮也凡為禮者文其事以敬
故嘉禮吉禮文其事以敬者也臨喪者文其事以
哀故葬禮凶服文其事以哀者也夫君子居上以
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故君子居
上不寬則為禮雖敬臨喪雖哀而吾執何物為本
而觀之哉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則居上雖寬而吾
執何物為本而觀之哉此君子於己之道則以難

者也。先王制禮以二道也。一曰盡善，謂敬哀教化之善也。二曰盡美，謂觀之美也。既盡敬哀教化之善，因文其事以美其觀。此先王制禮之道也。凡以禮與和制其事，必文其事以禮與善，而致其美觀。此君子以禮與和制事之道也。

右五章為一段。孔子已小管仲之器，若使孔子當管仲之任，禮樂行於諸侯，天下歸於仁，亦可。以知焉，所以置第一章也。孔子若當管仲之任，則制樂聲制舞之德，固有備矣，所以置第二章。第四章也。孔子德為聖人，雖至制樂聲制舞之位，天之所命，不在今而在將來，所以中間置第三章也。若天使孔子有為于今，則已以寬居上，以敬為禮，以哀臨喪，使諸侯卿大夫又皆行寬敬哀三者焉，所以置第五章也。右小段凡三，前段明孔子盛德，徹識禮樂也。後段明非獨徹識禮樂，其盛德在制樂聲制舞，又為天下將來之師也。中段明以其盛德，以臨于天下也。禮忠以

行於朝庭，刑罰軍旅，庶官之政，承之社稷，以成周南召南之化也。小段三，合為大段。

以上大段二，合為一篇。前大段，明禮之大本，及鄉黨朝庭，天神地祇，人鬼之衆，禮也。後大段，明孔子悉徹識古之禮樂，猶將創制今之禮樂，敷行之於天下也。

里仁第四

此篇總論學仁而脩德。脩德而行仁也。古之人，行政事以仁，行人事以仁，所行莫非仁者。故以前三篇為一列，更以前三篇起端也。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仁者，人也。親也。柔。因曰仁也。惠愛者，仁之用也。凡仁之為道也，為人為親，為柔為因，其為德也，為哲為剛，其為行也，為中為和，為厚為強，其為名也，有為於立己而立人，達己而達人，之名也。故仁者非

行非德、為制德與行之規矩準繩也、然非以此為德、以此為行、則非所謂仁者也、故自仁者而言之、則亦若德也、亦若行也、故其於學之也、擇有為於立己而立人、達己而達人之道、而以躬處之、此為仁也、其於脩以為德也、處有為於立己而立人、達己而達人之道、地位、則姑名為仁也、是皆仁之本義也、里仁為美、猶諺云、椽朱為楮也、此夫子時之諺語、而夫子引之也、里、里居也、言里居之有仁俗者、居之之人不以此為意、則雖不足成德、而其容自然薰習、以為美貌也、况君子脩仁以成德者乎、脩仁以成德者、擇其仁事與仁術而聚之、雖擇其人、事與仁術而聚之、不身居其所擇之仁事與仁術、以處其行與事、則安得以下以仁事與仁術、微乎、之於己乎、又安得薰習之美、形見其威儀容貌乎、故君子脩仁成德、其道二焉、一則擇其仁事與仁術而聚之也、一則居其所擇之仁事與仁術、以處其行與事也、若此、則其仁事與仁術、內微識於己、外形見其威儀容貌、可謂君子也矣、此舉學仁之道也、

也道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

不仁者、以士言之也、士志於學、而無意於成德、又無意於善其行、則內無所執於己、內無所執於己、則不能恒久其道、此之謂不仁者也、言士志於學、既無意於成德、又無意於善其行、而內無所執於己、則不能恒久其道、故不可使久處約地、久處約地、則不能期溢、而必可濫也、不可使長處樂地、長處樂地、則不能期溢、而必可濫也、無他、內無所執於己、故不能恒久其道也、故士志於學、而欲久處約地、安己而不濫、長處樂地、安己而不溢、以恒久其道、則莫如求仁、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夫知者之求仁、也、擇仁術與仁事、以學與習、行與思、脩之練之、必徹之於己、而固處之、此之謂知者也、知者之處約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者。謂知者以下皆所不能也。能者。明學而耐此也。以學而耐此。而言之者。勸人以成仁之辭也。不

地。非徒然處約地。即用此約地。以致處約地之仁。術。仁事。其處樂地。非徒然處樂地。即用此樂地。以致彼處樂地之仁。術。仁事。凡知者之求仁。莫不皆然。在此則利在此。術。仁事。在彼則利在彼。之仁。於其所過物。必增進其仁。術。仁事。猶如商賈之於利。贏。故曰利仁也。知者利仁。既集而大成。其仁德成。其仁行。通外內而為一。不倚古。不倚今。萬物由我而生。此之謂仁者也。仁者處約地。則於其約地。以安行。其仁。處樂地。則於其樂地。而不敢濫。及有為也。能使大夫士萬民久處約地。而不敢濫。長處樂地。而不敢濫。此仁者安處其仁德與仁行。以行其仁術與仁事者也。凡求仁之道。以得仁為先。此章孔子勸人以求仁之言也。故先言仁者之事。遂及求仁之方。故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也。

云能好人。惡人。而云能好人。能惡人者。以明仁者好人。則能使其人去其可惡之惡行。以成其仁。惡人。則能使其人去其可好之德行。以成其仁。也。又明仁者以好人。而足以賞人。刑人。言言之者。以明仁者能以好生不殺。以成其仁教也。以言其德術彌大者。其教治彌不假物。故仁者能以言其德術彌大者。惡人。皆為為仁之大用也。言仁者已安其仁。而處之。又使人各安其仁。而處之。何以之。故仁者以人成人也。以人成人者。善以人帥人。故其好人。惡人。皆為為仁之大用也。仁者之好人。以仁也。能使其人去其可惡之行。以成其仁。其惡人。以仁也。能使其人就其可好之德行。以成其仁。其善人。以仁也。能使其人殺之道。以成其德。仁教。故仁者賞一人。足以成不萬人。之仁。刑一人。不足以成萬人。之仁。故其有賞刑。適足以成好生不殺之道。以成其仁教也。惟仁者己安其仁。而處之者。而後始能之。知者以下皆所不能也。然仁者之為之。非生而善之。學而後能

之故。知者之利仁者，安得中道而廢其力乎？故致其仁與否，唯在學而竭其力而已。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苟且也。矣，矣者，決辭也。惡者，善之反也。與，不善不
同也。善不善與惡之別，善者其志與行足以帥人
者也。不善者其志與行不足以帥人者也。惡者，批
汙之志，下流之行，有害傷於人，皆謂之惡也。言人
不志於仁，則已。苟且決然志於成仁，則無復有
批汙之志，下流之行，有害傷於人也。何以之故？仁者
脩己以成人者也。苟且故無有批汙
之志，下流之行，有害傷於人也。今苟且志於成仁，
則未可謂決然志於成仁者也。故曰：苟志於仁
矣，無惡也。亦以
仁勸人之言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凡得祿位曰富貴，不得祿位曰貧賤，皆為士大夫
言之。別於庶民貴之也。道猶孟子云：道二，仁與不
仁而已。上之道也，言欲富貴，惡貧賤，士大夫之常情
也。故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雖是人之所欲，而不
以其仁之道，以不仁之道，得此富貴，君子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雖是人之所欲，而不去也。
君子素富貴，行仁乎富貴，素貧賤，行仁乎貧賤，君子
行仁之名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哉？故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君子莫
不汲汲於行仁焉。此之謂君子之名，而行符於其
名也。此明仁之不可須臾離也。亦以仁勸人之言。

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此亦聖人以仁勸人也。我者對人之辭也。不易物一向之。則曰好也。惡憎避之。如追蠱。則曰惡也。尚者上也。加也。其者懸期之辭也。矣者決辭也。蓋者謙辭也。言人當見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上也。無以尚之也。惡不仁者。其次也。雖其次也。惡不仁。則其必為仁矣。如何。則不使不仁者之行加乎其身也。有人于此。不好仁。又不惡不仁。是又其次也。雖又其次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

者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矣。雖云爾。人則當見之。我則未見力不足者也。聖人欲與人爭。俟人之自信。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鄉黨也。古者士之所居稱黨。使士大夫恒往來學於其黨。故學官有鄉序。瞽宗。大學之別。使士大夫以序入於其學。退講習於其黨。故稱其黨。又或稱吾黨。皆自此制稱之也。言學士大夫之入於學。官也。公卿大夫皆就其席。則其禮容嚴恪。莫不肅。雖者焉。退交於其黨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嚴恪稍弛。則私情亦生。故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師長之仁處厚。則其黨中之過失於厚。師長之仁處薄。則其黨中之過失於薄。故今我列觀其黨中過之條條。斯微知其仁。就其厚。加我仁之厚。就其薄。去我仁之薄。此亦夫子語擇而處仁之道也。

右七章為一段，凡學仁，非擇而處於仁，則不能。所以置第一章也。士之進德積道，而至知者，至知者而仁者，所以置第二章也。士已至仁者，則能好人，能惡人，唯仁者而能之，所以置第三章也。仁者之德，其盛如此，猶眾人學之，雖猶眾人學之，難得，仁之易得，唯在人學之，難得，所以置第四章第六章也。及其得仁也，小之貧賤，可以安仁，大之富貴，可以安仁，所以中間置第五章也。其學而求仁也，觀過知仁，此為擇仁之道，所以置第七章，應於第一章也。一段總明學仁之道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章舉夫子自求道之切也。道者所謂文武之道，未墜地在人者是也。夫子之時，周道陵夷，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故夫子所至，就人訪求，汲汲不已，唯恐斯道之墜於地，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可矣矣者，決辭也。此以死決言之，則非勸學於人之言，夫子自求道之切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議謂謀定事之宜也。言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無恥者，子路之行也。若士志於先王之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此見奪志於情欲者也。見奪志於情欲，則今日之可，明日翻然反，今日之可，明日翻然反，則非與成事人，則朝庭之事，未足與議也。亦振也。愆焉得剛之意。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主而親之，則謂之適也。莫然踈之，則謂之莫也。比者，親比而從之也。義者，宜也。故也。概貴曰義也。義者，君子以德制事之名也。言君子之立於朝，臨于天下也，無適主親之之人，又無莫然踈之之人，唯以德制事，以義成人，可與親比議其政教而已。此承前章明與議政教之人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此章以教與刑言之也。凡語刑。君子所憚。故以微言言之也。君子斥在位君子也。小人斥下民也。懷猶有女懷春之懷也。謂思之不忘也。君子之在上也。恒欲種德於萬民。成其教化。故思之不忘也。小人之在下也。恒欲長在其土。營生育子孫。故思之不忘也。君子之在上也。恒欲一人萬人勸於善。故思其有為而不怠也。小人之在下也。欲賴上之恩惠。成己之私情。故思其惠而不怠也。此乃所以君子畏天命。小人安私情也。而四句各一事。反復讀之。則其微言見焉。若此文作君子懷德。則小人懷惠。君子懷刑。則小人懷土。而讀之。則四句生二事。而其義始通。然猶未得微言。則又作君子懷刑。而德之。則小人懷惠。則微言之義始見。君子懷刑。而德之。則小人懷土。則微言之義始見。君子懷刑。而德之。則小人懷土。則微言之義始見。君子懷刑。而德之。則小人懷土。則微言之義始見。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此從天命之道也。於是君子恒懷有施五刑之道。弗措。而以德教之。則小人知正德。利用厚生之所。以切於躬。又水火金木土穀之所。以養其性。皆懷惠之加於己。而不忘。四方翕然感於其德。此君子懷土者。此以刑言之也。又君子懷德。而刑之。則小人懷土者。此以刑言之也。言不敗人。不害人。以成人。為成己之道。德之行也。始終處其一。不改其道。德之體也。君子恒體此德。行此德。懷敷德於萬民。不己。而其有得也。敷教於萬民。則萬民俄然化之。然而人民之多。偶有狃姦。究敗常敗俗者焉。於是上敬五刑。以從之。則小人之戾於天。自招天之五刑。於是小人懷其土。而不已。此君子懷德。而刑之之道也。虞書曰。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為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此章亦述此義者也。

放者依也。檀弓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放亦依之義也。凡君子言義，則利在其中，故單言利，則無義者也。故大學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是也。凡君子之有為於國家也，當據於德，依於仁，施之於有政。若夫不據於德，不依於仁，凡百之政事，放於利而行之，則百官各將利其家，萬民各將利其身，而上征利，則有害於下，下征利，則有害於上，上下交征利，則怨起乎蕭牆之內，又怨興乎邦內，遠近矣。是無他，舍德與仁與義，唯利之見故也。此章語為政有害者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

禮者，士大夫之學以脩其行，行諸廟堂之上，則民觀而感之者也。讓者，先使人行其善，我從之，成其功者也。故讓者，禮之實也。故夫子謂子路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亦謂此義也。何有，猶云

何難之有也。言君子立乎廟堂之上，以禮讓二者為政事。教事於國乎？何難之有？以禮行政事，教事則民觀而感之，莫敢不敬其上，以讓行政事，教事則民勸而成功，莫敢不信其上，夫禮讓之貴如此，國家若雖禮存，讓無為之實，則此禮已離于實，此禮已離于實，則如此為於國之禮，何國家雖有禮，亦若無禮而已。蓋言讓為禮之大用也。

右六章為一段，凡志於道者，非自以死殉之，則不能，所以置第一章也。其當與議者，非忍其愆者，則不能，所以置第二章也。而其有為也，以義奉之，見利如忘，用德刑二期之無刑，所以置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也。而行之者，禮也。成功者，讓也。所以置第六章也。一段總明有為國者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猶拂蠶蠶，則曰患也。莫與罔通，謂絕而無之也。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也。言位者立而行政教之處。

然後己取行且為之則謂之恕也故繹其所以感
徹於己心必格知其本脩以為己之德及施之於
行與為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一以應於萬而
行之此君子脩恕而行之之道也故君子之臨於
國家恕以制事忠以行之使萬民由之行之則深
入萬民之心萬民之德莫不歸於厚者此謂以忠
恕行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君子者在上也雖在下而有居上
之德亦謂之君子也小人者細民也雖在上而有
細民之心亦謂之小人也君子有恥而貴公小人
無恥而好私故君子喻之以義則喻於義小人喻
之以利則喻於利各以其所好速應之也此表之
義也然而聖人之喻人雖導小人猶無單以利喻
之此微言所存也故此文猶云君子以義喻於利
則喻於義而喻於利小人以利喻於義則喻於利

而喻於義也復讀如此則微言明而
無語利之蔽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見賢思齊焉謂勉崇其德也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謂勉脩其慝也夫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攻其
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
與此章之義亦近焉

右四章為一段凡欲誘人先在脩其身所以置
第一章也誘人之道在不躡其等所以置第二
章也不啻不躡其等各就其情而誘之所以置
第三章也誘人者其言如此所以置第四章也
一段總明誘
入之道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學而為政二篇俱記孝之正者此篇殊記孝之變
者此相應備正變者也幾者幾微也幾諫謂見幾

微而諫之也。言孝子之事父母，恒敬天倫，不違其志，勞於事，不怨其艱。此其正者也。若父母有過，則見幾微而諫之，父母納之，則成其美，成其善。孝之上者也。若見不從，則又敬天倫，不違其志，勞於事而不怨其艱，以及其始。此處其變者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有方，謂其志有所嚮也。凡孝子遠遊，則多廢養之日。故父母在，則不遠遊。此孝之正者也。然士有時而遠遊，遠遊則其志有所嚮，以成其業。此亦處孝之變者也。

子曰：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夫子述士大夫居喪之道也。解既備于學而篇，此為居喪之孝，則亦類孝之變者也。再記于此者，有取於列也。註者曰：重出者，不知蒐輯者之意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以酒食相喜，則曰喜也。詩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是也。瞿然收容而畏，則曰懼也。言凡為孝子者，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見其壽考，則可以飲食燕喜。見其老衰，則可以瞿然收容而畏也。此亦舉類孝之變者也。

右四章為一段。第一章第二段，皆舉孝之變者也。第三章第四章，皆舉類孝之變者也。一段總明處孝之變者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以教言之，則曰古也。言斥號令也。和事以教，以制其號令，故以古言之也。躬，躬行也。逮，猶周書云：交修不逮之逮也。言古者和事以教，以制號令，其發之於邦內也，非容易出之，何則？恥其躬行之不逮。

也。君之躬行不逮於號令，則萬民尤怪不信之。故古者出號令，則必顧其己信其躬行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檢束多物為一，則曰約也。君子將為於國家，則必約天下之事物，以徹識之於己，猶如洪範九疇者，是也。譬如五行，依水火者，悉皆屬水；火之部，依木金土者，悉皆屬木。金土之部，以天下萬物皆收于五行之府，檢束為五，無洩於此外。此謂約也。於是君子臨于朝廷，終日乾乾，數洪範九疇，使出之而行之，則百官承而行之，莫不天下萬事悉舉，庶績咸熙也。此君子之有為於國家也。故雖他人賢者，為之以約為之，則失其政者鮮矣。蓋夫子勸人之言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遲鈍也。敏，疾也。欲者，以誘人言之也。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也。庶幾人亦訥於言而敏於行。

也。此夫子以恕誘人之言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古之制，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鄰者相扶助者也。虞書曰：欽四鄰。又曰：臣哉鄰哉。此謂大臣及左右前後之人，相扶助君德，取之於鄰里之義也。言有德之人，一人立於朝而為政，則雖如孤立而不可孤立而止，必有朝廷扶助，有德成其政者出焉。故曰：德不孤，必有鄰，亦聖人勸善於人之言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必古言，謂屢諫也。臣之於君，見可諫之幾，而諫之，故君納其言而能行之，若不見幾，而屢諫之，則君不啻不納其言，反以威辱之。故曰：事君數，斯辱矣。士之於朋友，見可諫之幾，而忠告之，故朋友信其言而能行之，若不見幾，而屢言之，則朋友不信其言，反生意疏之焉。故曰：朋友數，斯疏矣。故

君臣朋友之道俱以義而合則君子敬其道不可
屢發言而狎也蓋五倫之道以義而合者唯在君
臣朋友耳子游合而
言之亦誘人之言也

右五章為一段凡君子之發號令也必行之於
己而後行之於國所以置第一章也君子之臨
于朝也終日乾乾以約不失庶政所以置第二
章也君子之行己也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則莫
有民尤之者所以置第三章也君子之得位也
人必扶助之不習无不利所以置第四章也君
子之事君也敬以訥其言則君無不信其言焉
所以置第五章也一段總明為仁之小條也
以上五段合為一篇第一段明學仁之道也
第二段明行仁於
國家者脩己誘人
其極歸於孝弟也第五段應於第二段明行者
仁於國家
之小條也

論語象義卷之二終

